

明

子

四

卷



本

22/38-

七檜山人明良記  
遺一任齋藏



22/384

明良記

一冊

明良記卷之一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墻形勢列之

太祖

御覆舟山始一望盡得其槩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

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  
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咏  
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  
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  
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  
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  
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  
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為御史 太宗靖內  
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

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歎

侶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蒞徒前  
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  
尚書導輿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  
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  
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  
稱名 英宗始稱三楊為先生是時尚書猶  
名也至 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

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

相須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

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胸養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

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

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

未年惟酉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

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

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

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

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而過而

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

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

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

長多陰悉聽運夫為利其後土民併根伐之其  
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  
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  
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  
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  
月時香口一簑烟又曰綠簑烟雨江南客白髮  
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  
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壽王少傅詩也所用

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  
其放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為山陰令嘗蒞地得二古錢文  
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築墻亦得二錢  
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峰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  
自作語曰還用你不著

丘瓊臺濬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  
王謂丘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  
丘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胡兒執燭將去燼則以他燭燃燈乃加剪剔意恐誤滅之耳 帝以其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昕為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

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

公所獻物也

此與謝太傅忍飢倦見桓温事相類豈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耶

李文正公初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

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

陰秀才秀才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

日黃封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

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

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

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躋顯

貴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

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

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葷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陞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伏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鷓鴣當堯陞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然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 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鷺一隻

武宗在官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陞貴數月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

固決死而父好為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甕鑿竅方寸者一又以一甕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發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以殺水勢

陳翰林首性健忘嘗謂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尚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

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  
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馬復曰舊馬已賣耶及  
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  
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頷大  
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  
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  
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

孝宗欲冊妃上疏諫之 張

后深以為德後閣老缺負廷臣推選殆盡未得

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  
蓋 張后意也後 張后妹入宮 帝欲因  
后意立為妃廷論不可 帝決於內閣諸老謝  
答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 帝竟用廷  
議罷之 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丘瓊臺為大司成  
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丘公怒其淺劣令  
即用其語為題作破冑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  
魁謁天下之宗主丘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者浙江解元李旻然也

明良記卷之二

七檜山人楊儀述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龍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

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  
求解於春官時楊荅州受知丘公遂介往謁之  
丘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為汝推  
薦明日袖其書往丘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  
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  
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揚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  
後竟授泰和訓導

元幼主

太祖欲遣使祭之勅翰林撰祭文

硯雲本无此條

十餘篇無可

上意者時布衣錢甦試作一篇

進呈上大喜遂用之其詞曰洪武十一年六

月二十六日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於元幼

主之靈曰嗚呼天父地母而人生其間天地之

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分焉

自古華為天下主而四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

而子弟順化也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

內為一家四海之外為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

以此也歷代以來夷之識者莫不奉正朔求冊

命於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  
宋中葉天地運否自徽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  
日以陵替於是幼主之先勃興朔漠夷種類  
克取金遼遂兼宋以馭中夏幾及百載斯民實  
蒙惠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可泯也由  
是脫其銜轡海內鬪爭民墜塗炭天乃命朕起  
自布衣撲亂反之正十餘年間群克蕩滅遂移  
師北指幼主父子順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  
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由是而論

則朕之得蓋復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棄  
其朔漠所本無耳朕固無愧於幼主幼主亦將  
奚憾於朕哉朕方欲合華夷為一家撫幼主為  
兄弟孰謂幼主遽爾捐世使朕志不伸聞之感  
悼不能自己因遣真以布朕衷惟靈鑒之尚享  
然辭亦蹇拙特由是而論以下數語有合 聖  
意是之取爾 此文已載文衡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院  
使劉文泰方受 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

女醫入視 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  
與 后宮人扶 后起坐瞪目視 帝少頃  
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 后也其厚倫篤愛若  
此又科道累劾 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  
不得其辭白 帝求旨 帝手批朕只有這門  
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 后家邀科道為宴謝  
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  
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  
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  
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  
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  
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入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  
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  
作詩戲咏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  
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

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之不覺泣下急  
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或云陸滄浪作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  
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  
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  
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  
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時諸臣隨駕  
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方熟睡時帝在外夜多  
不寢或言彬謀誠有之兩炭而兩遇山鳴帝因

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  
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  
子而並顯者耶兄麟官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  
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  
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戮令太平府編  
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

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負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弃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

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碩鼎臣策既登

正中誤空一葉率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

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

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

用心不凡適留其容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

批辭也楊遵穀諱為言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

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

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

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

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寃狀凡  
言所治獄為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  
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  
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  
稱為神明

言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歛具還  
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  
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為厲  
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

旦詣謁文廟時也

言城自春秋時祀梁妻哭夫而崩迄今未興公  
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為丘陵之狀高與  
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為峻壁不匝月城  
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言城完不  
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  
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  
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

以為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  
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  
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 巡江至  
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逕渡歸省  
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  
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  
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然駕鈍每

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為  
弃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  
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  
日勅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  
武宗朝人孰顧之哉然則人亦可以  
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  
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 帝聞  
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

懼驚迸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峇山谷義山錦瑟詩何  
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為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  
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画見其皴劈飛  
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  
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  
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画  
苑中頗為乏人如戴進最為名手為謝廷循輩

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画皆不  
得預選今世復以竒詭細密相高画法盡失去  
古益遠矣

鍾後以王音自榮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  
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毋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  
頭伏地引罪 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  
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叅  
謂然初不知鈎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

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  
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  
游裔孫不當誅戮 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  
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葬化  
外赭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譙樓臺基即其  
土所築也

明良記卷之二

明良記卷之三

七檜山人楊儀述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  
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  
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  
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  
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  
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

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  
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  
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  
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  
荅曰吾是也使者的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皇

帝即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  
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十日 太祖崩 皇太孫即位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負  
次尚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即建文四年  
是稱革除其年六月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

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  
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  
年戊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  
秋九月落成冬十月 皇太子 皇太孫至自  
南京 聖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  
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為

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 聖旨  
如今見在這裡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  
衙門用行在印信見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  
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  
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  
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  
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即頒給行用  
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  
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晉郎初為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  
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

舟中

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 靖難

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  
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  
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  
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  
羅漢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淳化逆旅主人有女

為妖物所憑間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

正統間麓酋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為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酋于金沙江西與之盟而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為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 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

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

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  
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

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厮放縱不才打  
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  
益為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為犬豕糞狀夜密棄  
墻根草際晝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豕糞  
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 太祖崩始歸理髮  
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 太祖用法  
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

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 聖祖容人之量非  
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  
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明良記卷之四

七檜山人楊儀述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鳩鵠進御  
所遇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  
籠放之

石亨謀復 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  
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  
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與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  
亨難於為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為真病且

泣且救來興歸報通以亨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為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興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興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即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興石亨舍人謂興至已大醉入門即卧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尚未面也其夜興卧亨家十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興授衛鎮撫聞之周黃門延

高皇帝欲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

付太子太子論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

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帝問廷

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所論乃

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

也帝問對者為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

其名衆危之因佯狂得免禍聞之蔡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

為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為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扉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歡飲為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具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為祥給俸養之是為文毅既長與桐城姚公夔齊名宣德乙卯秋將赴省闈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為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夔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姚公果第一至公

亦第一聞鄧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為廠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縟奏啟頗艱乃遣小黃門在廠傳旨大內成廠事尚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為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即廠地結屋遂以廠名今顧以為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廠名可為一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

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最在後初入監生負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勲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貽謀在有福孩兒到

此堂世傳太學初成

太祖視之直抵廣業

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揔指六堂而發非止為廣業也然王音既出堂中遂成言讖後人

遂據此為故事云

目觀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床一卓而已鳳陽生負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詈語帝乃別造高房居之今十廟前字等號房是也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鷄鳴山望之

馬后憫諸生負貧欲給與妻小月糧 高皇帝  
從之但謂貯月糧倉屋無覆瓦奈何 后曰自  
有處乃以椽萬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  
鞋布錢 后既崩 高帝微行知生負妻皆不  
衰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糧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厥木已盡工部請旨  
高帝夜將寢見几上有奏章問之內豎曰關王  
廟請木料本也 帝曰記着內豎誤傳旨用杞  
條為料遂悉以杞條木構之

朝鼓敝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  
况公鍾為郎奮筆曰緊綱密釘晴雨同聲一時  
傳播

高皇帝初建大內與誠意伯相度基宇所定奉  
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椿識之 帝夜潛以金  
為圈貫木而下乃蒺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  
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  
西三尺命更下椿正入金圈中 帝曰在東則  
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 帝曰

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 帝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靈谷寺矣乃命即鷄鳴寺塑像祭之 聞寺僧

高皇帝將以鍾山為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公撤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厘一毫君莫取英雄家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 其辭即江東籤語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於江東神其

辭有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以為佳識取之未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關王籤即江東籤訣柴黃門竒初發解至京午門月城西關王廟中撤籤得此事當謀親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為崑山庠生未知名竒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偽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吳夫差宮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為

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  
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尚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譙樓內鑿地為二池直衝府基以  
洩王氣後知府殷 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即王

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啟撰上梁文 太

祖知之殷高並付極刑殷剥皮 高腰斬

張后毋金夫人至宮中既設燕 帝后二席在

正殿夫人席在旁殿 帝與 后親往視之所

用器皆銀 帝問內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

制也 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 后曰毋

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 帝命即撤后

饌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為美談也

武宗為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 孝宗臨

視乳哺每賞賜多為張后所收未嘗謝恩 帝

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 帝后食畢

因抱 太子不能扣謝又因 太子啼泣 帝

后親躡視之 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 帝戲

謂 太子擊 后 太子擊之命擊乳母 太

子不忍擊也 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顧不謹畏獲罪而出柰何乳母曰此為汝增千金寧畏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為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 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 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 后驚惧盡還 帝累賜恩典 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 太子見之始復初武太監說

馬后崩 高皇欲再冊后遣使召 太子將面諭之 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 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 太子方作畫因命取畫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 帝感微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 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厲以獻 帝帝一時食盡 后問何如 帝曰佳

甚 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  
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頽以口腹枉  
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  
搜麪為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  
因就礮米床坐以待之湏臾卜者出問何卜  
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床得非將謀  
天下乎 帝不荅而去

皇帝勅諭三法司 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

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  
一鞠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  
戮落薛侃以猖狂之性戮不諱之言據其言似  
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何暮之年原其心實  
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  
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  
看彭澤質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  
邪譎詭之行往來構禍般鬪是非致使薛侃招  
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

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治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

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拏問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臣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峰羅峯以彗見再去位而明善

亦以石碑事謫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  
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彗星見東井張  
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峰十年七月之逐陞辭日人有詩帖吏科  
門上云大通橋下鷓鴣鳴寶鏹三千又送行歸  
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  
而逐也恩典盡去併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菴  
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明良記卷之四終

赤岸李氏書舍藏

楊儀嘗撰高陂異纂保孤記明良記三書見于項  
堂書目而說郭續編之目僅錄四祀保孤記尚未題  
楊氏名山冊四卷末有赤岍李氏藏一頁按說郭  
續編固李氏訂正或即說郭本也天津直隸書  
局新自湘中收有書籍特白往觀予見有廣  
文選仙陶文毅蒼減又碩璘集几集及是書皆  
有表氏卧雪廬減印蓋漱六先生插架者感

念先達田並賄之膏咸同問表氏藏書為多  
湘冠為幾何時而此敝屣中物亦散之數千  
里世守之經良非易事為之悚然

癸亥重陽日遺一齋主人記



楊儀字夢羽海虞人藏書甚富以萬卷樓名其齋



